

Sing' li tchan' to'un.
Vraie explication de la
doctrine perçue par
l'intelligence.

[Des 10 Comm.
de Dieu.]

Sous l'Empire
série en 4 tomes.

IV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0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KES MONTREAL, P. Q., CANADA

Exp. des 10 Cam. de Dieu

性理眞詮 四卷



性理真詮 四卷續

靈性之道 目錄

第一篇明辨天主教實義見一張

天主教係天主自立以下見二張

中國久味天主真教須漸次指明方能聆悟

第二篇以前所稱古儒真教即係天主教以下見三張

天主教與古教兩相對照詳畧畢露

天主教能補儒教不足見五張

以憲書有廿二十八日證天主教久傳中國以下見六張

天主教現存經典以古聖每瑟爲準



天主保護真教古經不容人意增刪見七張

中國古經殘缺係焚改失傳以下見八張

萬國盡失古傳惟天主古經保存古傳

第三篇辨天主教非特係中國古教且係宇內公教以下見九張

天主教既係宇內公教可知非西洋教

備述西士傳天主教所歷諸苦

天主爲萬國大父故立宇內公教以教萬國

第四篇天主教實義畧舉數端以下見十張

天主教有禁誡條目令人遵守

天主教無論尊卑智愚莫不信從足爲宇內公教實據

西士於前明航海傳天主教於中國名卿巨族尊奉多人

天主爲萬理之原故所立之教無不合理以下見十一張

天主教義理深邃正用此以抑人心驕傲不敢不信

引中庸洋洋乎發育萬物等語證天主教大行萬國

中庸所稱有待之聖人惟耶穌事跡方能合符以下見十二張

歷述耶穌行實符合古經

紀載耶穌行實有四聖史爲證以下見十三張

小西洋現存石碑古跡爲天主教確證

回教稱耶穌爲大聖

河南開封府現存古經預證耶穌行實

如德亞國惡衆仇殺耶穌因其傲妬故不相容

天主嚴罰如德亞國惡衆與耶穌預言合符以下見十四張

惡輩苗裔每年有痛改前非信耶穌進天主教者

據天主嚴罰如德亞國惡衆與天主教大行萬國兩端事跡足徵天主教爲真

教以下見十五張

以新經古經兩相印證足徵耶穌爲救世天主

耶穌雖係真天主亦係真人故能代贖萬民之罪

耶穌兼天主性人性兩者但受苦難者獨係人性以下見十六張

耶穌甘心受苦拯救人罪

耶穌復活實據

耶穌立苦難表樣令人效法

耶穌以本身聖血代犧牲祭獻天主以下見十七張

耶穌在世尊榮無比

耶穌蒙多苦難無傷尊威正顯其仁慈無盡以箕子碑爲證

以舜之尊富受多苦難證耶穌在世之苦以下見十八張

以湯之榮顯爲蘇民困甘處卑賤證耶穌之苦

古稱生安之聖惟耶穌足以當之

天主降生惟在敷教立表拔人罪根

救世等功德惟耶穌當之無愧見十九張

回教信耶穌爲大聖謂其所行奇跡實出自天主全能以下見二十張

耶穌雖受卑污極刑無論尊卑之人俱信爲救世之天主

天主降生萬國聖人俱深信無疑

耶穌降生有無數聖賢無萬典籍爲證見二十一張

天主降生一事爲宇內第一吃緊之事以下見二十二張

天主教大行天下萬國有商賈可作明證

天主教知人罪由來具對症神方以下見二十三張

天主教惟昭事上主不沉溺世福

人有本良聞天主真教必加欽崇

耶穌爲真教之宗儀型萬世以下見二十四

以愛仇等三絕德徵天主教係天主特立

古新二經前後一轍以下見二十五張

盡孝推本天主萬事皆得其序

天主嚴禁出妻出必終身鰥居

棄子女惡風殘忍性成

拂性邪色籲天主降罰見二十六張

人因本業盡本分係天主定命以下見二十七張

娶妾令一家仇恨殘殺故天主教嚴禁

天主教能愛主愛人且能使國家太平以下見二十八張

天主罰惡固嚴人能改惡遷善必蒙慈宥

西士客寓各國特爲傳道不知者妄謂心懷異志

中國國富兵強西士隻身逆旅人謂其心懷異志實屬妄論以下見二十九張

明末奸宄橫行西士造炮禦敵且精天文格物諸學有益國家

中西地隔洪洋足證西士心無異志

西士來自各國足證心無異志

詳述西士精修實跡足證心無異志

天主教符合堯舜孔孟真傳以下見三十張

前明諸名卿盡心報國多有奉天主教者

西士湯若望本朝世祖嘉其誠懇直實

天主教道理惟一不同諸儒佛老等立說叅雜

耶穌爲至孝準則以教萬世見三十一張

天主教於親歿送死有正禮不叅虛妄以下見三十二張

論孝道實義

世人公恨天主教引孔子等在世所遭困厄作證以下見三十三張

詳辨中國人民謗毀西洋人諸妄論

備述西洋人航海傳教苦踪以下見三十四張

西洋人奉敬天主其愛人不啻兄弟人反加謗毀

盜賊犯法多方詭避人奉天主教實認不諱以下見三十五張

異端聞禁隨卽改易天主教之人舍身證主

聞天主教之名不詳察其實非三代直道公論以下見三十六張

天主卽古帝王敬禮之上主

天主真詮

據後儒諸臆說較天主真教孰真孰僞以下見三十七張

佛老大佛古儒顯背真教

異端便意行善天主教克私積德以下見三十八張

克己修德惟天主教道理真全無以復加

奉守真教可獲真福免真禍

天主決不許天主教流爲左道以下見三十九張

人有本良不能不信天主教爲真教

天主教之人自陷罪戾不得借爲口實以下見四十張

人明天主教真理所行之事俱確有真據

遠西 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道

第一篇明辯天主教實義

後儒曰。按子以前諸妙論。援據上古經書。參考百家雜言。引證真教之理。詳且盡矣。似不必復有他說矣。繼而思之。似覺尙有缺畧者。何以言之。予心中夙懷一種道理。思欲折衷吾子。幸子毋吝。明以教我。聞有一教。係泰西諸士。自有明萬歷年間。航海東來。敷傳中土。名曰天主教。諸士遵奉此教。徧敷寰區。必以此教爲真教矣。不然。諸士如何肯輕去本鄉。梯山航海。經險路。渡狂波。出萬死之地。寄寓人國。棄骸骨於異域。置性命於他方乎。且諸士徧閱中國書籍。篝燈攻苦。無異儒生。又隨

風就俗。習華言。被華服。不敢自異。揆其意。惟求廣傳此教。使人人共知而共曉也。私心竊謂西士所傳之天主教。或卽是子所稱之真教。非耶。但我華人。無論縉紳學士。愚魯聰慧之人。胥謂其不經。以爲不足信從。夫一人如此言之。固不足憑。今天下之人。皆如此言之。定有公論矣。然細玩子以上諸論辨。乃從古以來未聞之妙解。確知吾子遵從天主教已久。議論精切。真教之全。發揮殆盡。洵出乎九天之上。入乎九淵之下。予詳聞累日。不能不心悅而誠服也。焉有如此高明之士。而肯爲異學所惑乎。想天主教。定係真教。萬無可疑。但予賦性愚昧。不能輒見大原。仰惟吾子。教思無窮。俯憐愚衷。啟我夙蒙可也。

先儒曰。然。然。天主教理真義確。予奉此教。非易易也。洵殫盡心思。辨晰毫釐。不容稍差。然後遵從者。但予小子。既受上主如是多恩。感激難名。思有以報之。故歷陳真

天主教
係天主
自立

教之始末。引證古經之實義。專望好古深思之士。撥去夙疑。會悟精理。廣衍聖教。使家喻戶曉。共欽一元真宰。庶可以稍酬天主之恩於萬一耳。夫天主教係上主於開闢之初特立者。有原有委。有根有據。既遵從之非易。覺悖逆之實難。故與其悖此教。莫若舍此生。由此觀之。則天主教允爲天主所立。非人所立。憑據昭然矣。何也。人立之教。焉能使人心傾服。守義輕生若此乎。今察天下之人。遵奉天主教者。已遍大西各國矣。當此教未獲廣揚之時。大西各國。人心昏暗。固執不從。三百年來。舍身致命之聖賢。不下千萬餘人。蓋深明此教真實。具欽崇上主之鉅典。內外之禮。無不兼該。且具賞罰之公義。生前奉事天主。死後報以真福。悠久無疆。所以寧膺刀鋸。烹鼎鑊。弗敢背棄真主也。要之予以上所論之真教古教。並非他教。卽是天主教耳。天主立此教於世。從生民以來。保全至今。或此國不容。而奉傳彼

中國久
昧天主
真教須
漸次指
明方能
聆悟

國。或彼國不信。而確守此國。決不令人之私意得以毀滅無跡也。今西士遵奉此教。敷傳中土。亦傳各國。蓋西士之足跡。幾遍萬國矣。予以上雖但云真教。不云天主教。不知天主教。實係古儒所傳真教也。但開口卽云天主教。恐中邦人士。久昧真元。不明大本。羣目爲左道惑人。故不得不先講大義。後露真宗。使聞之者漸次悟去。而天主教之實義。自不覺彰明較著於言表矣。予童年習誦百家性理諸書。以爲真教之理。若在其中。乃詳閱旣久。方知其蒙蔽已深。倘突然卽將天主教之名字。向子談講。我言之諄諄。子聽之茫茫。雖口敝舌焦。終難聆會。究何益乎。今吾與子辯論。匪伊朝夕。諒子已熟察天主教之來歷。透識傳道人心跡品行。且詳閱其書。細玩其理。其作善畢竟何爲。何者爲其所好。何者爲其所惡。皆歷歷辨晰。毫釐不爽。錙銖並無半點不合理之處。尙待推論矣。真改過遷善之良規。希聖希

賢之秘鑰也。且更知乾坤人物紛然不齊。俱由全能全智全善之天主。從無造成。又時時宰制安養。頃刻不離。雖人之形體。不能卽視天主之神體妙用。而仰觀俯察。莫非天主全體畢露之迹象也。特患真傳泯滅。人心謬迷。不肯探本尋源。以求實理耳。人苟屏絕舊聞。潛心理會。其義昭然。人人必然共曉矣。不然。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雖反覆辨論。究竟何裨乎。

第二篇以前所稱古儒真教卽係天主教

後儒曰。子之妙論。無一語不剴切詳明。子謂真教卽係古教。此言吾深信之。蓋開闢之初。人類尙無。何有教名。天主造人。方立教以教人。子以上透切指陳。何煩再辨。由此而論。則異端之學。至末季而始有也明矣。蓋真偽相爲有無。如晝夜相爲往復。無真則無偽。有偽則定有真。偽之掩真。如黑影之掩白晝。真教不明。然後偽教

始興。信從僞教。必棄絕真教。此理之必然者也。所以然者。真教命於上主。根於人性。人具本良。決不能舍教以立身耳。但人從真教。則逆私欲而順公理。從僞教。則順私欲而逆公理。人心多私。與其逆私欲而苦身克己。毋寧逆公理。縱慾偷安也。爰是旁門左道。蠱起。而古儒真學。乃因此而日亡矣。唐宋而降。諸儒閑先聖之道。息邪說。距詖行。其立意未爲不美。然但主理氣。不認宇內有出理氣之大原。造氣之真主。是爲天主。乃各自爲說。妄加註釋。是欲蓋彌彰。求申反屈。何以醒世迷。復古教乎哉。悲夫。今子謂真教卽係古教。此論無可置辨。但子謂天主教卽係古教。此言吾不能無疑。子當明白曉諭。釋予心蒙可也。

先儒曰。細按我中國古經之緒餘。與天主教經典之大全。兩相對勘。確知天主教的係古儒真教。無纖毫可疑矣。中國有詩書易禮記春秋五經。天主教亦有詩書易

禮記春秋五經。但天主教所有之經書。未經秦火。詳備無缺。中國所有之經書。既經秦火。殘廢無序。中國經書。但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不云洪水之降。畢竟爲何。且不書其年月。降於何時。天主教之經書。不惟特書天主降洪水之故。且併書洪水降於何時。息於何日。中國經書。但云乾三連。坤六段。天地之定體。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而肇造天地。畢竟爲誰。未見發明。天主教之經書。微特確紀天主生人實義。且詳紀天地肇造於天主。但有次序。非偶然而有。天主首造天地。次造日月星辰。又次造禽獸。最後方造人類。蓋天主愛人至極。造此天地萬物。俱爲服事吾人。使之識認天主。感恩報德耳。中國經書。但云至日閉關。天子當率羣公百僚。郊祀上主于園丘。並未詳言郊祀之實義。天主教之經書。備述郊祀實義。天主係肇造乾坤。宰制羣生。恩無窮。義靡盡之眞宰。無論尊卑上下。聰明愚賤之人。俱宜

存心養性以事之。稽顙叩首以拜之。中國經書。但渾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並未明指神屬天主特造。正神邪神之分別。天主教之經書。所稱之神。係上主從無而造。且分別正神邪神之來歷。甚爲詳明。徧察中國經書。並無天主經書恰當者。中國春秋一書。勸善懲惡之書也。以褒貶寓賞罰。彰善而殲惡。法良而意美。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但言生前善惡之暫報。未言死後賞罰之分明。天主教經書。確指人之靈性。永存不滅。善人惡人。雖暫報於生前。尤永報於死後。講得十分透切。無半點含糊。中國經書。所論一切奉敬天主之禮節。畧而不全。天主教經書。所論一切奉敬天主之典禮。詳而且備。夫孝爲百行之原。人倫之首。固係中國古儒教人之本。亦屬天主教教人之本。天主教事上主如事親。蓋父而祖。祖而曾。推之開闢元祖。實屬天主特造。是天主者。乃萬民之大父母也。天主

而下。則爲父母。因父母而推之事。君事兄。交友。而人倫之道。方爲完備。無缺矣。蓋人於奉事上主之大倫。克敦。而人倫之道。有不克盡者乎。因五倫命於天主。原於心性。人盡五倫。正是聽天主之命。不敢稍有違逆耳。且天主教不惟養生之道。甚爲完備。而喪死之禮。亦極詳明。凡有亡者。追思有禮。祈主有經。誠心誦禱。總於死

者。靈神有益。懇求上主。息止安所。而外飾之衣衾棺槨。須稱家有無。不教過奢。與其易也。寧戚。以盡人子慎終之禮也。○今予將中國五經。與天主教五經。細加合對。詳畧昭然。予既聞之。足徵予之遵奉天主教。恪守此教規。誠非屬不經。允係古儒相傳上主特立之真教也。明大學士徐光啟。奉天主教而後。客有問之者曰。先生答生乃中國名儒。位冠百僚。何故棄儒教。而信從外國人所傳之天主教乎。先生答之曰。予之信從天主教。非棄儒教也。乃闢佛教之謬說。補儒教之不足耳。蓋中國

天主教
能補儒
教不足

古經失傳。註解多舛。予夙昔爲其所誣久矣。今幸矣。聞天主真教實理。方大悟從前之非。自喜予之聞所未聞也。予不聞學類二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予之遵奉天主教也。正明道以知經耳。予何異乎。夫天主教既能補儒教之不足。乃係儒教之真傳。詎得云天主教傳自異方之人。遂謂其不經乎。今佛教乃夷狄之一法耳。傳自小西洋天竺國。性理一書。乃後儒臆說。始於近代諸儒。佛教談空。虛無寂滅。不知其喪盡心德。性理諸書論性。主理主氣。不究理氣之真宗。二者縱橫中夏。大滅古儒之真傳。然而人人信之。不以爲非。何獨皇皇天地真主所立之真教。羣鄙爲怪誕不經耶。○天主教敷傳我中夏也。已歷有年所矣。當千餘年來。卽有傳此教於中土者矣。因秦火而後。書成灰燼。蕩然一空。天主悲憫人世。故特命精修諸士。分行天下。傳道淑人。補足

以憲書
有基二
十八日
證天主
教久傳
中國

古儒之真傳。拯拔人心之陷溺。不忍其日趨汙下也。載考前代。憑據多端。陝西省有景教流行中國碑文。其中備述天主教道理。至詳且備。江西福建等省。所留天主教古跡。筆難罄述。人雖莫知其故。而天主教之人。能深悉其由來。道其詳細也。今考中國時憲等書。有基二十八日。此基二十八日。有二十八宿。一宿每占一日。其中有四宿。名曰房虛星昴。輪轉遞換。從二十八宿第一宿數起。至房日虛日星日昴日。此四日皆係天主教主日。此日係奉祭天主本日。絲絲相對。毫髮不爽。但此基二十八日。與天文無涉。所以天文家。推算日月交食。與他星辰之運動。另有測驗推算之法。並不按此等星遞轉以爲定準。亦非回教創立。蓋回教未立。而此基二十八日。已相傳中國。足徵此基二十八日。是天主教流傳中國所遺之古跡也。歷觀以上諸憑據。則知天主教敷傳中國。年代久遠。固非近今創立之新說。其

天主教
現存經
典以古
聖每瑟
爲準

流行寰區。亦非一世。實爲開闢以來相傳之古教無疑矣。○天主教經典。鑿鑿有據者。因天主於中古時。篤生一先知大聖。名曰梅瑟。此聖大德首出。繼往開來。所傳聖教之理。無不明徹。先孔子一千餘年而生。吾明告子。上古之人。歷年久遠。壽踰椿萱。所生子孫。繞膝雲祇。目覩數十代賢子賢孫。雖書教未興。而口授心傳。更爲精妥也。大聖每瑟。距開闢未遠。與上古聖賢。口授心傳之道。雖係聞而知之。然不啻見而知之者。故具論生人奉祭天主內外之實理。正神邪神之分別。人性大體小體之尊卑。及人性何以頹敗。世苦何以叢生。論有根柢。言無虛僞。著爲經典。以教萬世。洵天主教經典之總匯。書教之結穴也。迨後聖聖相承。所著經書。皆據耳聞目覩之事。詳載莫遺。並不能穿鑿。旁立他說也。爰是書教振興。公之宇內。使萬世而下。人人奉守。罔敢或誤矣。○雖我中國之人。重視古經。什襲珍藏。不啻至

天主保
護與教
古經不
容人意
增刪

寶較天主教重視天主教古經。什襲珍藏。其輕重更大相懸殊矣。蓋據天主教道理之超越。則知天主教古經。非聖賢之意。乃天主聖意。默啟聖人。傳於萬世。人人所當遵守者。是故天主教古經。允係羣聖。小心敬慎。代代相傳。地之相去。雖數萬餘里。時之相後。雖數千餘歲。然皆若合符節。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聖賢雖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要之皆人也。人之意人或忽之。天主教古經。既係天主聖意。是欽崇此經。即是欽崇天主也。故自開闢以來。聖聖相承。謹守勿失。倘敬錄此經。偶誤寫一字。妄改一語者。聖教公會。即共目爲窮兇極惡之徒。擯棄教外。不容其悖逆此經原旨。遺害萬世也。所以從古至今。代有聖史。兢兢業業。防維保護。斷不使人之私意。妄增一字。妄刪一語。但天主全智。知相傳已久。必致迷失真宗。棄上主而拜邪神。故預擇一國。名曰如德亞。降多恩寵。篤生多聖。遵奉此經。罔敢或墜。

天下有五大名洲。此國與中國同隸於亞細亞洲之地。非西洋。亦非中國。介居西洋中國之間。當千餘年前。大西諸國。邪教紛紜。人心淆亂。不認天主。後有天主教諸士。從如德亞國。航海梯山。舍身致命。幾經艱難。幾經困苦。至大西諸國。以真教之理。多方勸化。然後天主教始開。撥亂返治。至今惟天主一教是遵矣。但考其初。如德亞國之人。深感上主鍾愛隆恩。通國之人。甚加欽崇。迨後此國之人。大負主恩。居心虛僞。外君子而內小人。敬禮邪神。輕忽真主。爰是上主特降嚴罰。令其悔悟前非。痛加懲改。暫命敵人統兵侵佔其國。擄其人爲僕爲奴。亦有抱古經。逃竄天下各方者。我中國史書所稱大秦國。而此國居其中也。三代之時。有大秦國人。奉天主教古經。來至中國者。雖詩書不傳其事。今河南開封府。現有大秦國苗裔。供奉天主教古經于一賜樂業殿中。卽名曰一賜樂業教是也。雖此地之人。代遠

中國古
經殘缺
係焚改
失傳

年湮。忘其本原。然而兢兢奉守此經。實不敢忽。此經係如德亞國古字。非西洋字。亦非中國字。康熙年間。中國傳天主教之士。有至其地而詳閱其經文者。此士能通此經文字。相較之下。與現今天主教古經。不爽毫末。足徵此經。係天主教自上古相傳之古經也。○今中國五經。確知其非中國之人。兢兢恪守者。因秦火而後。古經殘缺。漢儒雖收其餘燼。而真傳已失。倘云現存之五經。卽係孔子刪定之五經。全備無缺。誠未之敢信也。當春秋之末。僞儒間出。古經已難全信。孔子憂其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故大道不行。歸還東魯。將疑信相參之古經。刪定考稽。冀傳後世。其憂世之心。固爲深切。但時當春秋。古經固已失傳。假使古經備存。誠可取之。以徵天主教古經之真實也。當知五經之旨。辭奧義深。其事未驗。似無憑可考。孔子雖憂其荒渺無據。從而刪定之。然上古經書。乃古先哲王特垂以訓世者。一時

萬國盡
失古傳
惟天主
古經保
存古傳

雖云無憑。後世或有明驗。倘中國五經全備。卽如上古。吾知其與現今天主教古經。必若合符節。况兼之王莽董卓。復加焚毀。甚且異說蠱起。雖多異解乎。夫以不全之古經。叅之以無根之妄論。古經奧旨。愈覺晦蒙。此又不可不知也。○我中國堯舜以前。事跡荒渺。微特中國如此。天下萬國。莫不皆然。故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一切荒謬不經之談。悉削不道。當其時萬國雖盡失其傳。然惟天主教古經。上主特命如德亞國之人。心志堅固。捍衛此經。纖毫莫失也。此經歷序從開闢以來。至每惡人類在世。共有幾何代。世事變易。人性壞。世道乖。究竟何因。言之鑿鑿。實有根據。按此則天主教。允爲上古相傳之古教也明矣。我中國好古深思之士。宜其篤愛天主教。實爲自古以來相傳之古教。方爲切實。豈得謂其傳自異方。遂加藐視乎哉。且各種邪教。始自何代。倡于何時。皆可考而知。惟天主教。起自何世。奉

天主教
既係宇
內公教
可知非
西洋教

備述西
士傳天

自何年。俱不得詳察而知。由此觀之。則天主教洵爲中國古教。決非近代所傳之新教也明矣。

第三篇論天主教。非特係中國古教。且係宇內公教。

天主教非特中國開闢以來相傳之古教。且係宇內萬國之公教也。若然。則我中國人士。譏笑訕謗。謂天主教係西洋教。豈不謬甚。惟當云釋教係中國之教可也。蓋徧察萬國。俱不奉佛。且不知有佛之名號。今觀中國。無論縉紳大夫。鄉愚聰慧之人。皆奉佛惟謹。非佛教而何。大西諸國。雖不奉佛。然一千七百年前。惑於異說。昧失真元。敬拜邪神。悖棄天主者。無異中國。後有天主教諸士。傳天主教至彼。卽如今日傳天主教至中國。與天下萬方相同。傳教諸士。上體天主慈恩。下憫生民。沉溺。不畏風濤寇患。不辭異方逆俗。遍歷安南交趾。小西洋天竺西域等國。傳教

主教所
歷諸苦

天主爲
萬國大
父故立
字內公
教以教
萬國

淑人使認天主。其餘天下各邦。皆經歷焉。雖未盡奉真教。將來必有一日。蒙天主
慈佑。一道同風。家喻戶曉也。此事雖非人意可測。然而予心誠切望情愆矣。因天
主教經典。係萬國方言。萬國文字。傳解書寫者。其史則萬國博學名儒。其聖則萬
國各種人類。故人不論老幼男婦。勢不論富貴貧賤。人人俱可作聖。樹立芳表。勸
勉蒸民。各加奮興。以光聖教也。卽此而觀。則天主教允爲萬民大父特立之公教。
無疑矣。蓋他教殊多錯謬。不可徧傳天下。因其係人所立之私教耳。今天主教徧
傳天下。無論后王君公。博學愚蒙。人人拜敬而欽崇。謂其非天主所立之公教可
乎。且天主教。敷傳各國。與邪教勢不兩立。卒之邪不勝正。而正道昌明。異端漸息。
雖異端遂人陰私。投人所好。然至今萬國羣黎。於變時雍。寧甘克苦。悖邪向正。惟
天主一教是從。不愈足徵天主教大公無私。恰合人心固有之良乎。

第四篇天主教實義畧舉數端。

天主教
有禁誡
條目令
人遵守

天主教道理。有昭然易明者。有淵然難喻者。其難喻者。決非人之明悟所能詳察。此無足深怪。因吾人本性。原自尊貴。恐其驕傲自是。蕩滅本良。爰是特立至善之規。遏其私欲。不容橫流也。故令人愛仇。不令人復仇。教人取妻。當循正道。一夫止配一婦。而納妾姦淫。槩不許行。且不止斷絕其淫行。尤禁其淫念之偶萌。一切邪色邪聲。不許觀聽。非理之財。必償本主。夙愆雖蒙赦宥。尚須痛悔補贖。改易前非。以修實德。種種良法美意。不啻神病之妙藥靈方也。如此之教。豈人之私意所立。洵至公至慈。天地真主。所立無過不及。仁義中正之真教也。但此真教。尊高無上。至公無私。既不肯稍貶其道。以從人意。宜其所如不合。不獲大行於世矣。然而廣衍萬國。上而君公。下而臣庶。智而博學鴻儒。愚而庸夫俗子。咸奉此教。篤信無疑。

天主教
無論尊
卑智愚
莫不信
從足爲
宇內公
教實據

西士於
前明航
海傳天
主真教

則天主教爲宇內公教。其確據更昭然矣。且愚賤之人。聰明有限。但憑耳目以爲遵從。今天主教之理。精微莫測。似非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者。然而一經講明。無萬愚夫愚婦。一若相安於無事。不啻本性之固有。卽夙學明智之士。雖未明其理。莫肯輕信其事。然殫精竭慮。竟致徒勞。究不能不深服其道理精微。窮人思議。竟不能不降心相從也。且人世所最重者。安富尊榮耳。而聖教皆不屑焉。謂其得之不足爲榮。失之不足爲辱。與人情相反。而人皆篤信罔疑。故安富尊榮之人。一自奉教欽崇之後。寧棄萬乘之尊。舍王侯之貴。爲道致命。以證公教之真實者多矣。試證之中夏。有明萬歷年間。西士利瑪竇湯若望羅雅谷等。學問淵源。聰明高廣。不惜性命。泛舶東來。敷傳天主教。觀光上國。當其時。有大學士徐光啟。工部尙書李之藻等。一見而稱莫逆。深歎其學問有本。論辨有根。心悅誠服。俱入天主教而欽

於中國
明卿巨
族尊奉
多人

天主爲
萬理之
原故所
立之教
無不合
理

崇焉。微特中國爲然。而天下萬方。遵奉此教者。洵盈千累萬。紛然而莫紀也。其故何也。蓋聖教之理。雖深奧莫窮。廣博難知。因係天主特立。卽出人意表。非人意可以推想。究不能妄加議論耳。○天主乃萬理之原。故其所立之教。必純粹以精。無纖毫不合理處。雖逆人心之私。卒不能不深加信服。苟天主教於理稍有違碍。孰肯逆制己私。而從此非理之教乎。然而真教之傳。大行於各國。人人皆信從之。試觀宇內立教多門。異說紛紜。不合正理。不過曲從人意。強人必從。然外雖信從。而揆之本心之良。未嘗不隱非之。今天主教既不曲從人意。宜乎人人共惡其非。拒之惟恐不嚴。何以各國之人皆心悅誠服若此乎。○夫天主教。旣係天主特立。其義理深邃。必超人意表。此無足怪者。試徵之絕技工人。殫其精思。造一器皿。精工莫比。其得心應手。細微曲折之法。惟良工造之。亦惟良工知之耳。今天主教。貫始

天主教
義理深
遠正用
此以抑
人心驕
傲不敢
不信

終包幽明。含天蓋地。微生微死之妙道。精義無不兼舉靡遺。亦惟天主教立之。惟天主知之耳。况乎人智短淺。雖一微蟲。莫悉其蘊奧。近在一己。難喻其精微。安能洞徹天主神化莫測之深義乎哉。誠以人心多私。而艱巨難克者。莫如驕傲一念。此念一生。上逆天主。下敗羣倫。故索隱行怪。以求知其不可知者。往往皆是。天主特立此教。所以抑人心之矜肆。使之俯首從命。於天主深奧之理。雖不能明之。究不敢不信之也。蓋天主教既難明。其所立之教亦難明。傲然自是之人。定然安其本心之愚。決不敢妄生他解。以致獲罪滋深耳。○天主教既不稍隨人意。道理若是其精微難喻。規誡又若是其嚴密難行。萬國人心。似宜深惡痛絕。無一人信從矣。然而廣布寰區。滅遂私之邪教。正萬國之風俗。且篤信此天主教。雖萬死莫敢悖違。今卽中庸所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發育萬物等語
證天主
教大行
萬國

中庸有
待之聖
人惟耶
蘇事跡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之言。細加詳味。未必非確指天主教。廣傳萬國。大行普世也。又玩待其人而後行一語。想其人諒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矣。因中庸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堯舜禹湯文武先孔子而生。孔子乃子思之祖。倘堯舜等果是其人。子思又何必云待其人而後行乎。至於佛老之門徒。更不能謂其師釋迦老聃。卽是其人矣。蓋老聃生於周定王三年。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載。考其所生年代。皆在子思子作中庸以前。必非中庸預言有待之聖人。愈可知也。又孔子沒。至今二千餘年。中國書籍。並未嘗明指何人。係其人出焉。且中國儒書。嚴論聖人之名。雖有才德出衆之人。不過稱之爲儒爲賢。俱不敢以聖人之名名之。由此觀之。則中庸所稱有待之聖人。或卽是天主教古經歷代預言之聖人。生於一千七百餘年前者也。自此大聖一生。而天主教隨卽廣布各國。足徵此大聖卽是其人。

也。今將儒教古經。與天主教古經。兩相印證。若合符節處。一較論焉。則中庸所稱。有待之聖人。與天主教古經所預言之聖人。大抵相同。而無或殊矣。按天主教古經預言此聖人。生於何時。實係何地。又詳紀此聖人。與其門徒。以天主教提醒本國。後宏布於各方。始終本末。莫不備錄無遺。此聖人稱名耶穌。自東漢光武建武六年。始週行如德亞國。傳教化人。此國在西洋迤東。中國迤西。適介乎中國西洋之間。此國自古以來。將天主教古經。兢兢奉守。毫不敢忽。因此經係上古羣聖所著。其中確指此大聖人在世所履事情。所立德行。所著異跡。所顯威嚴。與他聖人迥乎不侔。如命啞者言。聾者聽。跛者走。癱者行。死者復活。巨浪雄風。命息卽息。天地百神。咸聽其命。不可枚舉。又古經多有晦明。此大聖人。乃明白解釋。不急而速。不謀而孚。人人莫不服從。洵非天主之全能。不能若是也。又將古教典禮。裁成變

紀述耶
蘇行實
有四聖
史爲證

小西洋
現存石
碑古跡
爲天主
真教確
證

化。百度維新。精微允當。無可加損。以爲萬世當守之規則。永垂弗替。又以身作萬德之表。而孝敬聽命。謙遜良善。仁愛忍耐諸德。實邁古今羣聖之上。無可比擬。選拔門徒。約十二位。非聰明豁達之士。亦非富貴顯達之人。皆係貧賤愚魯之輩。以漁業爲生者。蓋世俗所慕者才華。所羨者榮耀。耶穌皆鄙之薄之。所以訓誨吾人。知重大體。而輕小體。甘貧苦以勤道德耳。耶穌在世三十三年。歷盡艱苦。有四聖史。一名若望。一名瑪竇。一名路加。一名瑪爾谷。備述其語言行事之始末。聖跡之廣多。敷布寰區。耶穌門徒。有至大西諸國者。有至天下各邦者。其中有一位聖徒。名多默。傳天主教至小西洋諸國。斯國係中國鄰邦也。迨後或多默。或係其門徒。傳天主教。曾至中國。今小西洋現存一古跡石碑。詳言多默至彼傳教之來歷。憑據昭然。不能泯滅。又回教之興。在耶穌升天數百年之後。雖其教與天主教大相

回教稱
耶穌爲
大聖

河南開
封府現
存古經
預證耶
蘇行實

如德亞
國惡衆
仇殺耶
蘇因其
傲妬故
不相容

刺謬亦極口讚揚耶穌德行純全。稱爲大聖。不但此也。當耶穌傳道之時。與其升天之後。天下各邦。雖未與聞天主教。但其經史所稱耶穌事跡。與今天主教經書。實相印證。且現在中國河南開封府一賜樂業殿中。所供古經。卽是予以上所言。天主教古經。於三代之時。流傳中國者也。有天主教修士。於康熙年間。曾至彼處。詳閱此經。係如德亞國古時文字。其中預述耶穌在世之行事。亦若合符節。無如耶穌降生之本國。雖素奉真主。係開闢以來之天主教。但時際末流。人心變亂。規誠蕩然。名家巨族。皆傲妬居心。重富貴。輕貧賤。外君子。內小人。耶穌每於大廷廣衆之前。直揭其隱惡。責其虛假。斯輩不任受其直言。痛恨其聲名洋溢。德行高峻。謀欲殺之。以洩其忿。爰是假捏數百款妄證之辭。陷耶穌於大辟而殺之。彼時如德亞國。屬大西羅瑪總王所轄。命一大吏統治其國。其官名般雀。姓比刺多。此官

天主嚴
詞如德
亞國惡
衆與耶

未奉天主教。但深明耶穌無辜。良心難昧。不忍定耶穌於死罪。爰設多法以開脫之。無如此官居心柔弱。恐羣惡變亂鼓譟。無法申明耶穌之冤。遂定死罪。任惡衆殺之矣。惟云此無辜人之罪。與我無與。惡衆齊聲喧嘩曰。倘殺此人有罪。其罪在我輩。及我輩之子孫。與汝無涉。但惡輩雖殺耶穌。其中有無數之人。深悟其非。痛懲其罪。洗心而認耶穌爲從古以來預言之大聖。謂其雖受天下奇苦。而於其中更顯耶穌之至德。爲從古所未有也。但其中有一種枯惡不悛之惡輩。固執己見。卒不肯認此聖人。爲天主教古經預言之大聖。故自當時。迄於今日。尙望古經所稱之聖人生焉。嗟乎。此輩所待之聖人。今已一千七百餘年。企望雖慙。而願屬徒勞。足徵此聖人已來。惡輩自不肯信耳。按天主教古經。及耶穌預言。俱云羣惡自妄殺耶穌之後。四旬之期。天主大彰義怒。嚴罰此國。許敵人統兵。三載攻圍。殘殺

殆盡。餘則盡爲敵人所擄。爲僕爲奴。迨四旬後。果如耶穌預言。絲毫不爽。今子不
忍言其苦之慘狀也。彼時城內有一官。備錄其事。作爲史書。傳於後世。當日敵人
雖非天主教。然觀此情形。極苦極殘。人人莫不落淚。深嘆此事。云非人也。乃天也。
今此惡衆之苗裔。分逃天下萬國。一千七百餘年。不能旋歸本國。散居各邦。卽我
中邦鄰國。皆有此種人類。非特奉天主教之人。甚加輕賤。不與爲婚。卽非天主教
之人。亦甚鄙之。耻與同類。是蓋天主特留此輩。以作後世傳天主教之明證耳。按
以上諸種確據。則耶穌實係古經預言之大聖人。已生無疑矣。因此輩祖宗。謬執
己見。不信而殺之。故有此罰。然天主至仁。固甚惡其惡。又未嘗不深憫其愚。故此
輩中每年有痛改前非。進天主教者。且認耶穌允係天主教古經預言之聖人也。
嗟乎。惡衆迷謬。妄殺耶穌。似宜此聖人所傳之教。因此毀滅無跡矣。孰知愈抑更

耶穌進
天主教
者天主
據天主
嚴罰如
德亞國
惡衆與
天主萬
大行萬
國兩端
事跡足
徵天主
教爲真
以新經
古經兩
相印證
足徵信
耶穌爲
救世主

揚。欲蓋彌彰。自是而後。天主教更廣傳萬國。而信從者日衆。以上兩端事跡。皆係耶穌未生時。一二千年之前。預錄之經。至今遵行罔替。實與天主教現傳之古經。言言相印。事事相符。無稍差謬也。○予以上所論耶穌爲天主教古經預言之大聖。憑據確然。無煩再加詳陳已。然有一種道理。於人情大相拂逆。誠不得不深切辨明也。何也。今世俗重富貴。輕貧賤。想其私心必謂曰。既稱耶穌係天主降生。必其駕百王而首出。位冠古今。統四海而兼包。祿食萬國。今謂耶穌甘貧苦。棄尊高。輕世福。歷世禍。倘謂天主降生如此。誠與世俗人情。不啻如黑白相反。何怪其拒絕不信乎。雖然。因世俗之人。未嘗深察其故耳。今察天下諸國。無論后王君公。才人傑士。無數聖賢。微特信耶穌爲大聖。更信其爲古經預言降生救世之天主也。蓋天主未降生之先。固有天主古經爲預證。天主既降生之後。更有耶穌門弟所

耶穌雖
係異天
主亦係
與人故
能代贖
萬民之
罪

立新經爲確憑。誠古今一致。先後同揆。無容致疑者也。○或曰。既稱天主至尊無對。今降生爲人。不惟受盡艱苦。卒被惡人鈔殺。與天主尊高之性。大有未便。何以傳之於世。令人信從乎。然此理精微。原超人性靈之上。誠未可以人意究測者。欲明此理。宜屏絕俗見。獨抒精思。會悟之後。不獨於理並無未便。且感激涕零。謂天主大父惠愛吾人。何以至此極乎。當知天主本無形象。無聲臭。而爲自有靈明之全神。因我輩元祖。獲罪上主。人性大壞。愈染愈深。天主本性至仁。不忍萬民同歸淪落。故用其全能下結人性。降世爲人。稱名耶穌。耶穌譯言救世者。係真人。亦係眞天主。代受艱難。以拯救萬世人類。不可赦宥之罪緣耳。蓋非真人。則不與吾人一脉。無憑而受救贖之劇苦。非眞天主。則功德有限。無以宏救贖之極功。惟眞主眞人。兩性兼備。上足以補天主之尊榮。下足以拯生民之重罪。洵仁之至。義之盡。

耶穌兼
天主性
人性兩
者但受
苦難者
獨係人
性

耶穌甘
心受苦
拯救人
罪

耶穌復
活實據

德行尊高。誠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但天主性與人性。耶穌雖兼備一身。實則判然。不雜。如吾人之性。兼備形神二者。但神是神。形是形。不能相混。故耶穌受惡人之苦辱。惟係人性之事。而天主性斷不能受之也。如人形軀雖然受殺。但能傷其形。豈能傷其神乎。耶穌茹受多苦。非能強之使然者。其願受與否。願死與否。皆由己。迴不由他。倘不願受此苦。立命地裂。翕吞惡輩其中。或轉移其心。使不敢縱惡無忌。無不可者。乃卒受惡輩之殘傷。而不避不辭者。足徵其愛人至極。甘受一死以拯救人罪也。耶穌在世。嘗向門徒云。子雖死。三日必將復活。惡輩曾聞是語。恐耶穌門徒盜去其屍。令兵弁看守其墓。惡輩切囑兵弁等云。汝等切莫向人言其果已復活。當云係其門徒盜去。然惡衆枉用心機。徒勞無益。而耶穌果於第三日寅時復活矣。耶穌復活後。數見其門徒等人之前。坐論言談。同飲同食。特令其門徒。

耶穌立
苦難表
樣令人
效法

親目視其傷痕。覘其光華。迨後耶穌門徒。傳道萬國。寧受劇苦虐死。不肯背棄耶
穌。明證其復活屬真。毫無可疑也。當知耶穌在世。歷盡艱難。釘十字架而死。非欲
避而不能。乃能避而不肯。且耶穌被惡衆。釘十字架而死。在世屢次曾明言之。又
援古經以明證之。至是言言恰中。事事符合。洵無容置喙矣。推其故。緣我輩罪惡
深重。入人心髓。世間邪教倡行。中人性情。故受苦至死。以拯萬民夙非。力除頹風。
立諸德芳表耳。又以一身之苦。安慰萬民之苦。使純德之人。確守真教規誡。世苦
頻加。一想耶穌之苦。莫不喜受其苦。泰然自安也。蓋生民以來。天主篤生大聖。樹
德垂教。固世世不絕。今特躬親降世。口授親傳。凡我世人。皆可以追遡芳踪。是則
是效也。要之當耶穌未降生以前。天主古教之人。惟用犧牲之血。籲挽天主之義
怒。耶穌既降生以後。乃實用其本身之血。代熄天主之永刑。此一祭也。是耶穌以

耶穌以
本身聖
血代饗
牲祭獻
天主

本身當犧牲。洵包前古統後今。功德靡窮之一大祀享也。雖天主性不能受苦。但天主性與人性。兩性兼全。備於耶穌一身之中。以主性高其功。以人性補其罪。罪大功高。兩兩相對。莫不相稱。故耶穌口誦經言。躬行德業。論人性雖云微賤。論主性則尊貴靡窮。蓋其一動一靜。一念一行。莫非主性之精微妙旨耳。蓋乾坤萬物之燦陳。所以昭傳天主之全能無上。降生救贖之偉烈。所以畢露天主之極仁靡窮。且令吾人知己罪深重。無可復加矣。子勿謂世俗之尊榮顯耀。以爲難得矣。然而修德之君子。往往輕之。有德者輕之。而天主爲萬德之原。反重視之乎。當日惡衆譏笑耶穌。而輕之賤之。卒至釘殺者。蓋謂己安富尊榮。而鄙耶穌貧賤苦勞。與己不相稱耳。不知天主古經。預錄耶穌降世之德行尊榮有二。一則言其在世三十三年。視苦如飴。棄富貴。甘貧賤。重道義。崇德修。令人重內輕外。以適德行之真。

耶穌在
世尊榮
無比

耶穌蒙
多苦難
無正尊
威顯尊
其仁慈
無盡以
美子碑
為證

路。尊莫尊於此矣。榮莫榮於此矣。一則言其復活升天。將來審判生死。其時威靈
赫濯。莫與比倫。乃惡衆居心愚昧。喪盡本良。惟懸想天主降世爲人。必然尊貴無
比。與世上之大君相同。威靈昭著。故深鄙耶穌降生救世時。甘貧賤受苦難之實
德。眞修也。因此遂誤將耶穌釘死。每顧而不悔耳。殊不知天主臺下。惟德行最爲
尊高。一切世福。俱屬空幻。今觀耶穌降生於世。雖爲代贖人罪。甘取世上諸苦諸
辱。然謙忍順命。良善仁愛諸德。更覺光明顯耀。如美玉生在石心。雖韜光匿彩。若
剖而取之。琢以錐鑿。磨以砂石。光華發越。更極觀美也。如此則天主降生蒙多苦
難。與天主之尊威。究何傷乎。正與吾中國先賢之論。適相印證耳。箕子碑云。凡大
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人。今耶穌係降生救世之天主。
係宇內眞主。亦係宇內眞人。德邁古今。功超神聖。孰有出其右而更爲一大人乎。

以舜之
尊富受
多苦難
證耶穌
在世之
苦
以湯之
榮顯為
蘇民困
甘處卑
賤證耶
蘇之苦

箕子叙大人之道三。而正蒙難冠其首。足徵爲義而被窘難。其德極高。其功甚大。而爲萬德萬功。不可比倫之美行也。試以舜湯論之。舜未登庸。耕稼陶漁。竭力事親。不幸遭家不造。父頑母嚚。象弟傲。日以殺舜爲事。苦辱極矣。舜惟甘茹多苦。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迨後立德聲聞。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又光榮極矣。湯伐夏而有天下。身爲天子。統馭寰區。榮顯至矣。乃爲七年之旱。剪髮削爪。身作犧牲。以六事自責。籲求上主。挽義怒以蘇生民之困。卑賤又至矣。論舜居家庭之變。孝敬謙恭。受多苦辱。後爲天子。而豐功偉烈。昭垂萬世。湯際大旱之時。身作犧牲。自加貶損。先爲大君。而峻德精修。炳耀古今。今觀舜先受苦辱。後爲天子。湯先爲天子。後若卑賤。此二事在上主之前。孰重孰輕。以世俗論之。必將謂貧賤不如富貴。苦辱不及尊榮。不知修德之士。皆輕棄世福之微暫。重顧道德之精義。與

古稱生
安之聖
惟耶穌
足以當
之

天主降
生惟在
敷教立
表拔人
罪根

世俗之識見。必大相懸殊矣。况天主乎。○我中國經書所稱聖人者不一。而其中有一等生安之聖。予以前曾經陳明。人性雖有作聖之基。然不能生而即聖也。惟天主降生稱名耶穌。天主性與人性相爲締結。始能生而即聖也。想經書所稱生安之聖。或卽是暗指降生救世之天主耶穌也。蓋徧閱中國古經。與天主教古經多有相爲符合者。豈此一事不相合符乎。○書云高宗夜夢上主。賚以良弼。繪圖以求。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吾儒旣不能不信書經之言。高宗之事。則亦不能不信天主。雖無形象。無聲臭。特爲救贖人罪。降生爲人。立表敷教。昭著人間矣。蓋上主以傳說賚高宗者。所拯救者不過一國一時生民之疾苦。天主躬親降世者。所提拔者。乃萬國萬世人類之罪根。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因萬民皆棄眞主。失欽崇實禮。天主躬親降世。正布告萬世羣黎。講明而切究耳。且人不能忍受世苦。天

主降世。微獨安其苦而慰其心。更將萬民之苦。一身代受。指明世苦愈多。而身後之酬報愈厚也。蓋眞賞眞罰。不在生前。惟在死後。非眞主降世。莫能指明也。誠以高宗之時。治道暗昧。人心迷惑。故上主特命賢相。輔理王化。拯生民於饑溺之苦。咸登衽席之安。天主降生之際。教法失真。世如長夜。故天主應時臨格。躬傳教理。救人類於永禍之中。拔置永福之地。倘謂天主降生。大失天主尊威。是不知人性已壞。罪惡深重。自身不能救援。且不知人與天主。天主與人。身心相切。性命相通也。蓋神形二者。皆天主所造。天主既造萬物以養人形。設不躬親救世。立諸德之表。以養人神。按吾人重罪。固應爾爾。然揆之至仁大主。誠有不忍出此者。况天主全能。倘能爲無形之上主。不能爲有形之大父。於其全能之本性。亦似乎有缺矣。要之天主降生之妙義。固自無窮。其彰明較著之事跡。約有數端。試言之。一則切

救世等
功德惟
耶穌當
之無愧

示吾人當知天主之全能。既能隱其聲臭全無之神體。造化天地。宰制羣動。以發顯其生成之至德。又能昭著其極仁至妙之大用。結合人性。丕顯寰區。令萬姓共邀其再造之極恩。一則明告吾人以作聖之實修。而以己作之則。一則確指吾人染罪之根緣。對其病而施以救病之神方。一則教訓吾人。世苦難離。自取多苦者。正迪我人類。輕棄世福。勉承世禍。走德行之捷修真路也。○天主降生一事。不但顯其全能至智。且發其至仁至義也。吾人識見卑陋。惟宜感其深恩。荷其厚惠。肫切篤信而已。安可恃其聰慧。妄加訾議乎哉。世俗妄加訾議者。蓋謂天主降生。卑汚極矣。苦難至矣。所謂大人之道何在。不知世間一切苦難。萃聚於一人之身。當論是非。不論尊卑。且論是人有德與否。有罪與否。其所爲者。畢竟何事。今天主性結合人性。降世爲人。特爲救贖人罪。此有全德。並無微惡。雖世難頻加。萬苦咸集。

回教信
耶穌爲
大聖謂
其所行
奇跡實
出自天
主全能

孑然一身。無他安慰。亦惟至德中存。爲其受苦之倚賴。故詈罵毀辱。而良善以復之。茨冠鞭笞。而含忍以謝之。妄證百端。而仁愛以憫之。且身死十字架。而慈惠以原之。箕子碑所稱正蒙難之大人。孰有全德至仁。毅忍寬和若此者乎。徧察從古聖賢。並無若此者。惟予所稱耶穌。方足當之而無愧。謂此大人。與天主降生之道相合。良不誣矣。○耶穌譯言救世者。今所稱大人。惟耶穌始足當之。則耶穌允係天主降世。名實相稱矣。試觀回教。雖自立教門。雜多異端。不遵守耶穌所定良規。然不能不信耶穌爲生民以來之大聖。謂耶穌在世所行奇跡。允非人力所能。實出自天主全能也。不但此也。倘耶穌非天主降生。何以所收十二門徒。槩皆漁人。賦性愚魯。而一經親炙耶穌。奉教欽崇。俱成大聖乎。且遍歷天下。傳道化人。滅萬方邪教。除各國頹風。至今遵守勿替。雖耶穌謙遜至極。然每當大廷廣衆之前。實

耶穌雖
受卑污
極刑無
論尊卑
之人俱
信爲救
世之天
主
天主降
生萬國
聖人俱
深信無
疑

認自己爲古經所預稱降世之眞主。若非眞正天主降世。則耶穌洵一巨惡之人也。天主賦予全能。行人力莫能行之聖跡。竟不歸功於天主。而妄以天主自稱。以全能歸己。乃欺世盜名之罪魁。至威上主。詎肯姑容於世。令天下萬世。信從其教。受其毒害乎。必不然矣。○當時耶穌所受之刑。乃彼時奴隸當膺之重罪。如此重大極刑。乃萬民所共視者。不惟耶穌之仇人。恰作明證。且有耶穌之門徒。充任聖史。執筆而書。備告天下萬世之人。使共知其所受之刑。極卑極污也。卒之耶穌本國。及天下萬邦人民。無論聰明愚昧。尊爲王侯。卑爲凡衆。俱信其爲降生救贖之天主。此豈人力所能爲之事乎。○予以前論耶穌爲天主降生。憑據萬千。俱有切實之理。決無可疑。但此理淵微。超越人性之上。子猝然聆之。尙未深明。必中心懸擬。未肯遽信耳。子試虛心聽之。吾備陳耶穌所傳之教。所顯能力。所著效驗。子自

明耶穌爲救世真主矣。倘天主降生一事。稍有可疑。必其大壞人心。重傷世道也。乃自耶穌降世以來。至今不過千餘年耳。而聖人迭出。不下數百萬。概皆忍世苦。棄世樂。童貞致命與愛仇等絕世德行。史不勝書。且萬國之人心以正。萬國之風俗以醇。較之他教。萬萬超出。若耶穌非真正天主降世。何致有如此能力。如此效驗乎。是可知傳此道者。卽係我等奉敬耶穌之人。明知此理不合時宜。逆人私欲。無奈理真義切。深悉耶穌實爲天主。其孝敬聽命。良善心謙。仁愛神貧諸德。實超千古以來神聖之上。大有神力。動我心思。克己苦身。修德行善。故感激涕零。爰不避世俗之憎嫌。每每喜向人道也。如謂此事荒謬。未見古經。而詩稱姜源。履巨人跡而生。后稷。狄簡吞元鳥之蛋而生。契。甚且佛經稱釋迦牟尼佛誕生時。破母右脇而出。下地輒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老子之母。遺

耶穌降
生有無
數聖賢
無萬典
籍爲證

遙李樹之下。因而受孕。破母左脇而生。生後指李爲姓。故姓李。緣其耳大。故名李耳。歷觀上古經書。及佛老經典。較吾所稱天主教古經。預言救世之耶穌。實爲天主降生。有無數聖賢爲證。百萬典籍爲憑。孰真孰僞。孰有益。孰無益。必有能辨之者。子苟留心以上諸論辨。洵足以釋吾子夙疑。倘夙疑未釋。又當詳察吾等奉此天主教。與他教迥異。他教無憑。察其來歷。一聞卽信。奉天主教者不然。鄉愚之人。其本心雖良善真實。又須費許多講究。然後方明此理。文學之士。雖其素輕世俗。久慕真道。更須徧閱天主教諸書。深究入教之規誡。然後始肯信從。豈猝聞其理。卽驟奉其教乎。如此明辨。子之心猶未謫。然吾聖教更有多許諸先輩著書立說。先我而切言之者。如真道自證。天主降生引義。言行紀畧。幾何等書。其中專言耶穌實係天主降生。不一而足。子能詳察其旨。愈見吾論真實可信矣。若因世俗之

天主降
生一事
爲字內
第一吃
緊之事

天主教
大行天

浮言。遂輕忽天主降生之確義。是不究正理。但憑人言。以定從違。非世俗悞子。子之自悞。不良深乎。蓋俗人之見。與世浮沉。並無定見。不知天主降生一事。乃字內第一吃緊之事。當洗去塵思。明辨奧義。方獲真解。倘自具聰明。毫無定見。與世波靡。夫豈可哉。○或曰。觀子以上諸辨論。雖憑據多端。不過據西洋人之口傳耳。何以知其不我欺耶。不知人心有靈。具自然之權度。可欺也。不可罔也。故是非昭著。真偽莫掩。必能精察其由來。而詳究其本末也。子苟欲詳察天主教。果係真教與否。今中國河南開封府。現存天主教古經。雖係大秦國古字。苟能識其文字。卽暗其義理也。且回教現有居在中國者。雖惑於其師瑪哈末之異說。不信耶穌爲天主。降生。究不能不認耶穌爲從古以來未有之大聖也。况天主教雖未大行於中國。而天下萬國。已廣衍其教。人人奉守。中國商賈。航海西遊。與諸國商賈。以貨物

交易不一而足。據此可知寰宇各方。其君臣上下。雖有迷惑異說者。而遵奉天主教之國。今已十之八九矣。蓋凡人之欺人有二。或自不詳察。因而受人欺哄。或其人存心虛偽。違道干譽。作非常之事。欺世盜名。要人信從。用多巧法。迷誘世人。因而被其蠱惑。今天主教於漢唐間。卽有精修之士。傳教至中國者。姑且不論。自有明萬歷年間。更有傳天主教而來中國者。至今幾二百年。吾中國公卿大夫士庶人等。與西洋人往來交遊。俱已詳察其居心行事。內外如一。且其人不說時尚。一惟欽崇天主。確守教規。毋妄言。毋妄動。一言矯誣。甚於身死。洵精修傑士也。蓋真道難明。縱使其言真實無偽。尙難醒世。豈能以虛偽之言。誑人信從乎。夫天主教既有萬民作證。復有多許古跡。流傳中國各省。非特天主教經書有真實證據。而他教經書。隱切而暗合者。更自不少。更觀天主教自開闢以至今日。一年之中。定

天主教
知人罪
由來具
對症神
方
天主教
惟昭事

多日期。追遡天主造化等深恩。與天主降生等事跡。令人記憶。以申感謝。皆有書籍可考。典禮可觀。西洋人既不能受人欺哄。豈能以寥寥數人。身懸異域。孑然孤踪。以虛偽之辭。欺哄萬國之人心哉。○遡天主教來傳中國。固歷有年所矣。中國人士。聞其實理。察其教規。探其心跡。一自奉教欽崇之後。皆極口贊揚。稱其係從古未有之真傳也。蓋天主教。係天主特立。能切指人心之私欲。人人盡爲私欲所累者何故。無論尊卑老幼之人。俱不免世苦者何因。論有原委。辭不虛浮。俱於天主之至仁無傷。至義無損。所以然者。總緣吾人獲罪上主。干主義怒。故苦難災殃。世世以重。雖然如此。天主教既是天主自立。必透知人心獲罪之由來。定有對症之神方。療其靈神之痼疾。且教人含忍結實。堅固其心。以耐世上諸苦。補其夙愆。精進於德。自獲永報於天國也。○他教未嘗不迪人作善。然而作善而莫望世福。

上主不
沉溺世
福

人有本
真聞天
主真教
必加欽
崇

遠離世禍者。舉世皆如此。中人以上者。雖幸超乎富貴之上。而浮雲視之。中人以下之人。將盡溺乎富貴之中矣。吾天主教。迪人作善。並無他爲。惟使人堅心定志。輕棄世間一切虛妄等事。一惟欽崇上主。故所行萬善。洪纖巨細。俱會歸此大道。真元耳。譬如射箭者。雖億萬斯人。均期中鵠。猶之天主惟一。而欽崇之道。不能不歸於一主也。○今試有人於此。其制心立行。事事俱歸正道。卑以自牧。不敢藐視人羣。並不存報復之心。見利思義。好德如好好色。惟酒無量。不及亂。愛真實而懲虛浮。有此本良。吾知此人。一聞天主教之理。必愛慕情愔。入教欽崇。惟恐不及矣。○或曰。據子所論。天主教有如此引人作善之真理。何以徧察中國經書。無此講說乎。子須知中國經書。固有引人作善之精理格言。但本領一迷。而作善皆無着實之處。天主教直挾大本。深究大原。引人作善之道。議論精實。理全道備。教

耶穌爲
興教之
宗儀型
萬世

人修身俟命。敬主愛人。感恩戴德。戒慎恐懼。莫真福。免真禍。勿論君子小人。富貴貧賤。善人惡人。俱有妙道良規。使之勉力前修。胥歸至善。中國經書所講賞罰。雖有至論。然未有如天主教所論上主之賞罰深切而著明也。蓋天主教之宗。卽是天主耶穌。稱真主。亦稱真人。立諸德之芳表。垂萬善之儀型。一經進教。苟能篤信無疑。確守規誡。無論老幼男婦。黃童白叟。聰明愚賤。百工曲藝。俱能超入聖域。故當天主未曾降生之先。雖有下學上達。而登聖人之品者。但不若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餘年。列入聖品者。更盈千累萬。史不勝書也。因天主耶穌。爲諸聖之原。而奉教者以天主耶穌爲準則。復蒙其時加寵祐。而聖德之成。日積月累。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今觀中國經書。所論作善之道。未嘗不美。但多歸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此則吾人作善。不過利濟世人。而不推本天主。舍本逐末。故畢世修

以愛仇
等三絕
德微天
主教係
天主特
立

爲而優入聖域者。誠罕觀矣。今天主教有多端至理。中國經書。未經發明者。如愛
仇童貞致命等三絕德。一男止配一女。雖尊爲王侯。亦必遵守此規。不敢縱私欲。
而違天主之定命。篤守教規之人。雖世苦頻加。而天主時加寵恩。默佑其衷。使之
愈苦愈堅其志。久之則苦不爲苦。中心之神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如此妙道
精義。洵非本性所能想及者。足徵天主教。是天主特立之教。不得以人意參乎其
中也。論人本性。有仇者必思報其冤。孤子者必思配其偶。趨吉者必思避其凶。孰
肯逆本性。而愛仇絕色。輕身命。甘迎世苦以終身者。况夫徧觀一世之人。其處心
積慮。未有不專爲一己。專爲一家一國者。且明明善惡。俱有永報。而畏言死後者。
專論生前。豈非以人之私意參乎其中。昧失立教之大本乎哉。天主教不然。教有
原本。道不虛傳。有兩種經典。彪炳宇宙。天地可毀。而此經不能不行。一係天主耶

古新二
經前後
一轍

盡孝推
本天主
萬事皆
得其序

蘇未降生以前。先知大聖預錄者。一係天主耶穌降生以後。天主聖史。因耶穌在
世之言行隨時恭錄者。一爲古經。一爲新經。古經預錄天主耶穌降世。確在何時
何地。行何聖跡。受何苦難。立何德行。昭垂前古。期驗後今。新經則據耶穌言行實
跡。備錄無遺。雖兩經相隔數千百年。而言言相符。絲絲不爽。倘非天主從中默啟。
安得古新二經。前後一轍乎。徧察萬國經書。皆無此證。則知他教經書。皆係人立。
獨天主教經書。允係天主自立無疑矣。不然。何以迪人作善之道。如此逆人本性。
而萬國人心。甘守天主至奧之元旨。不敢稍萌他念耶。○儒者重孝道。以孝爲五
倫之首。百行之原。重之誠是也。然天主爲萬民之大父。盡孝而推本於天主。則萬
事方得其序。蓋天主教令人先敬愛天主。而後及於君親。及於長上。要之尊君親
上。卽所以事奉天主也。因君親皆天地真主萬民大父所立。以統治臣民。生養人

天主嚴
禁出妻
出必終
身鰥居
棄子女
惡風殘
忍性成

子者也。如此則臣之事君。子之事親。一稟天主之命。不致稍有遺憾於君親者。即是不敢稍有遺憾於天主也。不然。苟盡忠孝於君親。而大君大父之前。尚覺仰焉。而多愧。豈足稱宇內之全忠全孝乎哉。嗟乎。真道不明。孝道多舛。即以我中國出妻一事言之。於孝道一事。大相刺謬。如所出之妻。遺有生子。母已另適他人。母死。其子雖欲慘戚哭痛。以盡其喪葬之禮。將何道之由乎。倘謂其現有繼母。可以盡孝。殊不知繼母者。雖有母之名。而無母之實。由此而論。則孝道幾乎滅矣。故天主教有天主之嚴命。無大故不准出妻。雖有大故而出之。男女必各終身鰥居。不容再娶再嫁。更有甚者。父母或值流離。或因家貧。棄子女於道路。此風一倡。勿論雙親殘忍性成。且此女流落他方。其兄不知是妹。誤娶為妻。姿多淫行。後知其為同母之妹。使此二人。有何顏面立於天地之間乎。亂倫之道。莫此為甚。故天主教斷

拂性邪
色顯天
主降罰

除此弊。決不容父母有此殘暴亂行也。男姦男。此大逆人性。吾聖教謂之拂性邪色。又謂之顯天主而降罰者。此種惡行。竟有行之不以爲怪者。奈之何哉。足徵中國經書。不足透切指明天主至公之賞罰。故致人心私欲橫流。殘滅正理。忝不爲怪。以至此也。甚至有力之家。一男配多女。尙恣男色之污行。其罪惡深重。可勝言哉。天主教有天主十誡。第六誡深切嚴禁此種污行。不許奉教之人。偶一道及。蓋恐想之污心。言之污口耳。○或曰。倘一男止配一女。而此女不能生育。在庶民猶可。而大君統治國家。萬幾待理。切望有後。無後何以繼承大統乎。今察奉敬天主諸國君。一君止配一后。而肖子賢孫。繞膝雲祇。一姓傳國。或至千載。或至數百年。初未見有慮其絕嗣者。姑不論此。萬國君民人等。一經奉敬天主而後。雖規誡難守。逆人私意。然俱信天主教是天主自立。不敢畏難而稍忽也。且奉天主教諸國

君重視此國人民。非一己所得私。乃天主命之。我於其間。不過代宣主教訓誨萬民。使之承行上主之意旨焉耳。蓋小民畏君。君畏上主。憂勤惕厲。不敢怠荒。是以承繼大統。概皆謙恭遜避。深知爲君之難。非不得已。莫敢誕膺厥命也。若然。則篡弑爭奪之端。何自而生乎。又天主教教臣民。確遵國憲。親上死長。教人君率由王章。小心競業。體恤民艱。如此。則君既愛民如赤子。民必愛君如父母。上下一體。國如磐石。何致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乎。洵久安長治。萬世無憂之天下也。他教一男配多女。子孫雖云繁衍。宜其繼美前休矣。無如實德不修。不旋踵而覆宗絕嗣。子孫凋零。歷觀春秋戰國。以及五季之衰。可爲明證也。蓋教非天主所立。則修德行善。俱屬虛浮。故一切教人修善之道。皆紊亂不齊。不向真宗。雖談賞罰。不惟晦暗不明。且無確據。何足警醒君心。大畏民志乎。要之致治保邦之道。至理有三。一公

人因本
業盡本
分係天
主定命

娶妾令
一家仇
恨殘殺
天主教
嚴禁

卿大夫。雖勢位崇高。席豐履厚。然不得欺壓無辜。須存心謙遜。平易近人。且宜好施樂生。周濟貧苦。一身處貧賤。褻俸不給。饑寒難當。惟有堅心忍受。安聽天主之命。不敢分外營求。稍萌怨尤之念。一天地之生。止有此數。當開財源。節財流。使小民各知樽節愛養。以謀生計。不然。則人民衆多。萬姓待哺。必將困苦無聊。朝不及夕矣。今天主教鴻宣各國。於此三端至理。講明切究。皆係上主定命。毋得稍忝人意。致干主怒而膺重罰也。我中國常言。治國必先齊家。但齊家之道。必使一家之中。聖善相安。彼此和睦。父母教訓子孫。而子孫奉命弗違。方可云齊家也。今一夫也。正妻而外。蓄納多妾。生子雖多。必有愛有不愛者。以致妻妾不和。互相嫉妬。彼此猜嫌。使子孫仇怨。各懷殘殺之念。而起爭鬪之心。一父之子。不啻陌路。家道如此不齊。猶矜言齊家。吾深爲之慙然懷慚矣。不但此也。一男多女。微特於齊家之

道有乖。且於造物主生人之道。大有拂逆。卽如十女配一男。而此一男者。或房勞過甚。耗損真精。或本來精氣不足。無生育之資。雖勝妾環繞。不生一子者。比比也。若使十女各配一夫。其生產必將蕃如矣。况乎妻妾滿室。不生一子者。亦復不少。今徧考天下各國。男女之數。不能相勝。且男必較多於女。雖大地之上。間有幾國。女多於男者。然載考天下萬邦。男多於女者。幾遍寰區矣。今察間有數國。男多而女少。其地決不容一女配多男。况男少女多之國。豈容一男配多女乎。粵自開闢之初。造物主固欲速傳人類矣。乃惟造一女配一男。並未造多女配此一男也。此一道也。不但天主教始傳此理。他國雖未聞天主真教之理。亦代有賢哲。特著經書。傳有此道。我中國易經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既云男女。定係一男一女無疑矣。姑無論此。今天主教大逆人心之私欲。嚴禁娶妾一事。

天主教
能愛主
愛人且
能使國
家太平

天主罰
惡固嚴
人能遷
改必蒙
慈宥

而此道大行萬國。足見天主教係天主特立。規誠雖嚴。而莫敢或違也。蓋規誠嚴密。其篤信遵守。論人力則難。論天主降以聖祐則無難也。○天主教教人之道。固自無窮。其要總歸二者。愛天主於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夫愛人則必人人共相和睦。假使一國之人。彼此和睦。則千萬人結爲一心。爭於何有。亂於何生。將見人

君主治於上。臣民奉法於下。國家太平。寧有盡乎。乃未聞天主教真理之人。見奉敬天主之人。彼此相愛。不與人爭。每疑天主教係賢哲所立。特爲保守國家耳。當知天主所立真教。原與國家有益。因人爲天主所愛。愛人卽是愛天主。人不愛人。斷未有愛天主者也。今因天主教教人愛人。與國家有益。竟謂係古賢所立。專爲保守國家。夫豈可哉。○或曰。天主教論天主之賞罰永久。而規誠又甚嚴密。何怪人心畏避。拒而不從乎。不知賞以彰天主之至仁。罰以彰天主之至義。世主有賞

百士答
寓各國
特爲傳
道不知
者妄謂
心懷異
志

罰。而天主獨無賞罰乎。天主之賞罰。必與天主之仁義相對。天主之仁既無盡。其
賞亦無盡。天主之義無窮。其罰亦無窮。此必然之理也。且天主之本性至永。以永
福賞善人。善人不得不服其至仁。以永禍罰惡人。惡人安得不服其至義乎。况人
之靈性有始無終。惡人心定於惡。惡既定。而永遠之罰所必然矣。又天主至尊。不
容獲罪。雖係微罪。天主之前。猶爲巨愆。况造多重罪。枯終不悛。又安能逃身後之
永苦乎。雖然。天主之罰惡固嚴。倘人能卽時遷改。必蒙天主慈宥。若至死不悔。天
主方降永罰。雖悔無及矣。悲夫。○吾與子辨論天主教實理。匪伊朝夕。相習既久。
固已洞曉西洋人之心迹。所挾持者甚大。所關係者甚重。故不惜九萬里程途。分
行天下。傳道而來中土也。然而達者一二。不達者十九。竟有謂西洋人操多智術。
逗遛中夏。心懷異志。謀爲不軌者。此一言也。非特不知西洋人之心迹。且不知中

中國
富兵強
西士俊
身逆旅
人謂其
心懷異
志實屬
妄論

明末奸
宄橫行
西士造
炮製敵
且精天
文格物
諸學有
益國家
中西地
隔洪洋
足證西
士心無
異志

國王法之嚴。國土之廣。軍旅之衆多。人民之稠密。才人學士之如雲如雨。故輕發此妄談也。何也。西洋人隻身逆旅。海外孤踪。客寓各國。不啻小鳥之入鐵籠。勿論專務傳道。迪人爲善。不遑他計。卽有雄才大畧。以異旅遠人。暫寄百萬雄兵之國。才於何展。智於何施耶。且西洋人傳道至萬國。豈至萬國皆欲謀反乎。明末之時。奸宄橫興。倡亂中國。西洋人乃遐方逆旅。志慮忠純。或隨征戎行。或造炮禦敵。論天文則測驗有準。論醫道則利益無窮。至於格物窮理。雜技曲藝之學。件件精工。雖非致治經邦之宏猷。然於國治民生。未嘗無小補云。又西洋與中國。遠隔重洋。遙遙數萬里。越鳥言卉服之疆。出溺水流沙之外。版章土宇。上古不與中國相通。卽使西洋諸國君。願効忠悃。臣服中國。中國人民。起釁開盟。願順西洋。無如中隔洪洋。一處極西之地。一處極東之邦。洵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以統治其國家。管攝

西士來
自各國
足證心
無異志
詳述西
士精修
實迹足
證心無
異志

其人民乎。人知西域乃極西之地。而不知西洋距西域尙有數萬里。是西域者在中國之西。而大西又西域之西也。閱漢孝武時西域傳贊。西域願獻國土。臣服中國。武帝不准。因與中國相距遠甚。不能統治也。又察史書。周時周公輔相成王。負展當朝。治禮作樂。國治清明。教化大行。外夷聞風感動。重譯來朝。云海不揚波。於今三年矣。知中國其有聖人乎。願爲聖人氓。周公云彼地荒遠。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遣回本國。其人迷失歸路。周公作指南車。指其路旋歸本國。且西洋地處泰西。較此等國更天淵莫及矣。又西洋人寄寓中國。非一國之人。乃各國之士。非骨肉之親。亦非同姓之侶。不過相交以道。相和以義。總爲敷傳天主教。觀光上國。指明世人。胥認天主耳。論語言則彼此互異。論風俗則爾我不同。假如有一人。倡行不軌。豈能強諸國人。人皆我從乎。况此傳道數士。棄財忘名絕色。畢世精

天主教
符合堯
舜孔孟
真傳

修。輕忽生前。重顧死後。何暇計及現世而謀人國家乎。論者曰。我中國戰將千員。謀臣萬計。擐甲之士。實邁寰區。何畏此寥寥十數個西洋人乎。今而後吾知爲此言者。微特愚甚。且小之乎視我中國也。倘有復出此言者。抑何取人笑談若此耶。○或曰。吾堂堂中夏。堯舜立教明倫。垂道統於中天。孔孟講仁說義。扶綱常於末世。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至詳且備矣。何須此外國西洋人所傳之天主教爲。夫佛教傳自西域。後漢時流入中國。藐視先王之法。滅絕心性之道。乃舉國從之。不斥爲外國之教。今天主教上而推明天地真宗。欽崇罔解。下而敦尙倫常。正道實踐不忽。非但符合堯舜道統之真傳。孔孟仁義之大道。且足以保護國家。而著太平之效也。細察史書。天主教自有明萬曆九年。至今幾二百載。並無稍干國憲。倡行亂事。史筆公論。人人共知。其時奉天主教之名卿巨室。有大學士徐光

前明諸名卿盡心保國多有奉天主教者西士湯若望本朝嘉其誠懇直實

啟。瞿式耜。李之藻。楊廷筠等。輔理王化。盡心保國。較他人更爲忠純。可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也。而西洋人湯若望。當兩朝革命之時。明末清初之際。而丹忠懇懇。兩朝皆資倚任。我

世祖章皇帝。嘉其誠懇直實。無絲毫疑惑。今觀白蓮等教。國家不容者。以其陰謀詭秘。藉行教之名。潛爲不軌之事。天主教以正道迪人修德行善。忠君愛國。吾中國人士。當旌揚之不暇。何乃以外國之教目之。而不屑與之同中國乎。○假如中國之士。至天下各國。傳儒教之理。吾知其立說。必紛然不齊也。何以知之。蓋本領一迷。遵尙必殊。照周子者。則必云無極而太極。遵張子者。則惟稱乾父而坤母。主程子者。則兼言理氣。依朱子者。則專講一理。體認經書者。必鄙薄註解之多舛。專講小字者。必疎畧經書之真傳。甚至援儒入佛。又援老入儒。分門別戶。語不同方。風

耶穌爲
孝道準
則以教
萬世

不同尚。必多叅雜。不能歸一。今天主教欽崇一天地真主。雖傳行天下萬國。斷無或異。故論人之靈性。並無死滅。善惡之報。悠久無疆。天主降生之道。有原有委。確據古經。誠件件精切。無稍支離矣。况現存唐時景教流行中國碑文古跡。自唐貞觀九年。至今一千餘載。其中具論天主教實義。與現今西洋人所傳之道。不爽毫末。足徵天主惟一。故其教旨亦惟一也。○以上重論孝道爲天主教之大原。根本於立五倫之大君大父。至詳且切矣。當知家庭間。所傳之父母。誠如天主大父之儀表。徵特代天主之權。訓誨其子。且具天主之慈仁。而篤愛其子也。今天主教十誠。天主而下。首列孝敬父母一事。最爲重大。况天主之賞罰至公。而於人之孝。不惟賞以永福。且以世福報之。於人之不孝。不惟罰以永禍。更以世禍刑之。歷觀天主教經書。詳載此事者。不一而足。中國儒者稱虞舜爲大孝。以舜爲千古孝道之

標本而中國之人皆取法焉。天主教遵耶穌爲至孝。以耶穌爲萬世孝道之準則。而天主教之人。更莫不效法焉。且天主教經書。確紀耶穌家居三十載。克盡子道。罔有遺憾。其言甚備。不但此也。耶穌當苦難頻遭。身懸十字架上。尙切念其母。諄囑其門徒名若望。代己恭奉其親。至死不忘也。今天主教欽遵耶穌爲天主降世。耶穌以孝道爲重。而躬行立表。以教萬世。天主教既遵崇耶穌。寧敢悖耶穌。稍干不孝之至理乎。吾中國之人。竟有妄加天主教以不孝之名者。予始聞而駭。繼而思之。大抵因天主教之人。於親沒不隨世俗頽風。行焚燒紙錢等虛妄之事。遂加此謗詆耳。此非理之論也。倘謂親沒。不焚燒紙錢。卽以爲不孝。是不知孝道之大本。果何在也。中國堯舜禹湯周孔。親沒俱未焚化紙錢。豈堯舜禹湯皆屬不孝子乎。上古不特並無紙錢。尙未造紙。紙且無有。何有焚化紙錢等虛妄之事。至後漢

天主教
於親歿
送死有
正禮不
恭虛妄

蔡倫方始造紙。後世方有紙用。足見焚化紙錢。不但非孝。且令人以虛偽相將。而失孝道正旨矣。吾天主教。道理真實。虛偽之事。纖毫不容。明論人之一身。具神形兩者。形軀之死。特暫死耳。而靈神永無死滅。將來定與其形軀相合。復活以聽天主之嚴判也。蓋吾人在世。所作善惡。係形神兩者同作。將來膺受天主之永賞。永罰。亦係形神兩者同受之耳。天主教既信此道理。必較世俗奉敬親屍之禮。更莫敢忽略可知矣。故吾天主教。於親沒時。屏棄焚化紙錢等虛妄之事。誠請教中有德之人。誦經嚴齋。懇求天主仁恩。赦其在世時所行過失。速賜升天。享受永福。尤多將銀錢施捨貧人。補其罪愆。豈如世俗於親亡之後。但焚化紙錢。以爲冥資乎。事之真妄。必有能辨之者。且天主教於親終之時。主前秉燭焚香。跪拜哭踊。身服重孝。三載乃止。每逢週年。更加追思。永垂弗替。至於喪葬之禮節。無乖正道。

無關孝道之大本者。天主教俱可因人情。隨風俗。便益行事。蓋喪葬之禮。南北不同。東西各異。卽以現在中國之行喪禮者而論。滿洲不同乎漢人。漢人不同乎滿洲。因富貴貧賤。俱有其本分當盡之禮。紛然不能畫一也。但孝道根本處。無論滿漢富貴貧賤。天下各國。皆相同不能或殊。是故孝也者。當兼內外兩端。而喪禮者。乃外儀節文。而真正孝道實義。惟在內盡實心。奉聽親命。敬愛純篤耳。此家不異俗。國不異政。達之天下。不容或有變更者也。○古儒固有真教實傳。但僞儒迭興。雜以己見。謬解百出。經書正義。從此晦矣。總緣真教不明。人心變亂。毫無定準。於是各挾偏私。遂致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耳。是故佛老之教。以空無立宗。明明棄綱常。滅倫理。大乖先王之道。逆心性之良。乃任其縱橫。施行中國。不加非斥。而天主教所傳真道。不特恰合古經。且擴古儒未發之義。辨明後儒註釋之非。世人不察。

世人公恨天主
教引孔子等困厄作證

無端而讒謗交加。意欲滅之。豈非真教不明。以致是非顛倒乎。○世人公恨天主
教。殘害欽崇天主之人。是不足怪。仲尼抱道當躬。情殷濟世。一車兩馬。幾遍七十
二君之廷。志欲大行其道。用拯生民之沉溺。使之遂生而復性。不惟其心極苦。而
其情亦良足悲矣。孔子仕魯。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謗之曰。腐裘而鞞。投之
無戾。鞞之腐裘。投之無郵。孔子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似臯陶。其
肩類似子產。其要音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寄居宋地。一日與羣弟子
講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之。伐其樹而欲殺之。是時孔子當厄。倉皇無措。微服過
宋。主司城貞子。以避其強暴之鋒。又孔子適楚。過陳蔡。陳蔡恐其至楚而霸。舉兵
圍之。絕糧七日。幾爲餓殍。至於夷齊。求仁而餓死。比干忠諫而刳心。顏回大德而
夭亡。古今來多少善人。抑鬱困頓。不獲遂其善志者。不知凡幾。寧第天主教難行

而已哉。蓋真教卽如真善。暫寓人世。無刻寧居。蓋善人德備功全。人世斯須之福。不足以酬之。故上主常以暫福報庸人。以永福酬德士。因真正賞罰。不在生前。惟在死後耳。子不聞中國人士。於天主教。深惡痛絕。恣多謗言。傾陷西洋人乎。但多少謗言。俱於西洋人之行事不對。西洋人客寓中邦。與人接見。無論尊卑上下。謙恭自持。慮以下人。從無一語相忤。一事相欺。雖橫逆頻加。惟有含忍於心。不萌報復。且多方感動。以盡愛仇之訓。故與其明冤而顯他人之誣。不如受屈而修一己之忍。西洋人素著此聲。諒爲多人所共知也。然竟有妄謂西洋人挖人眼目之說。究其挖眼之故。謂取人眼光。以備畫畫燒玻璃餅等用。今燒玻璃一事。雖原係西洋人所傳之法。而現今承辨此事者。俱屬內府官員。與西洋人毫無干涉。至於畫畫一事。卽有一二善繪之西洋人。皆朝夕供奉內廷。不遑啟處。私地從不繪畫。

一筆。倘謂取人眼光以供此二事之用。試問內廷所用玻璃。

皇上愛觀西洋人所畫之人物。是挖何人睛珠。供此一快乎。西洋人畢世精修。矢守童貞。微特斷絕正色。且心中不敢萌半點正色之念。蓋身心俱淨。方能潔一心以專精奉事天主。此一事也。固質幽獨而無愧。亦對廣衆而無慚。今竟有謂西洋人不辨嫌疑。與男女混雜者。高明自能洞鑒。此不多辨。西洋人自備貲財。置買些須房產。一爲傳道用度之需。一爲効力國家。養馬當差之用。雖有一二修士。蒙

皇上格外矜全。念其供奉禁廷。奔走王事。賞高爵。賜厚祿。此不過仰承國恩耳。揆之西洋人之本心。甚有所不安也。今竟有謂西洋人出貲本。竭力經營。貪圖獲利者。爲此言者。蓋不詳察西洋人處心積慮。謀爲行事。專爲傳道化人。使認天主。以歸大道根原耳。故隨聲附和。混是非之公。昧本心之良。以至此也。或曰。人之公恨天

備述西
洋人航
海傳教
苦踪

西人奉
教其愛
天主
人主不
加弟人
反加謗

主教者。並無他故。惟因天主教係外國人所傳耳。若以此論。則孔子不當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矣。苟以孔子之言爲是。則知此言非中國聖賢之公論也明矣。○中國經書重言仁道。故孔子之在春秋。周流各國。敷傳仁道。提醒萬民。共敦慈讓之風。而歸大道之原。由此觀之。則西洋人奉天主教。敷傳萬國。仁道之大。孰有愈於此者乎。孔子栖栖不遑。馳驅周道。不過中國東南西南朔。齊魯宋衛之郊耳。今西洋人遠從海外。渡狂波。經絕險。九死一生。泛舶東來。指人信認天主。行真正德路。惟願中國人士。共享真福。獲免真禍。豈有他念乎。又西洋人不畏艱苦。更有傳道至萬國者。地不論文蠻。人不論智愚。善惡邪正。無不化導。雖世人久昧真宗。共加嫉恨。至欲殺之。而西洋人。上體天主愛人慈旨。相接以禮。相愛以仁。和以處衆。不啻兄弟。亦惟期絕異端之謬。屏邪神之非。復上古真傳實學耳。故古經

盜賊犯
法多方
詭避人
奉天主
教實認
不諱

異端開
禁隨卽
改易天
主教之
人舍身
證主

蒙蔽有如長夜。一經西洋人援據天主教經書。指明切究。而古經元旨。燦然光照。洵如皎日。倘良心不昧。其感激當何如耶。乃妄捏多許絕無影嚮之語。苟有人心者。詎肯出此乎。○論奉敬天主之人。恪遵天主正道。不貪財。不邪色。敦孝悌。重人倫。奉法惟謹。並不敢干犯王章。悖違國憲。此有何罪。而膺國家之重刑乎。乃或有不明天主教真理之官府。拘拏天主教之人。研究口供。處以極刑。試觀賊盜身犯法律。雖嚴刑孔迫。而堅忍不肯遽露真情。奉敬天主之人。被官衙鞫訊。非刑拷枷。逼其改悔天主教。而此人實認不諱。至死不敢背棄天主。此情不惟可哀。官府秉國法而斷曲直。當深原其情。畢竟何爲也。嘗觀各種邪教之人。不必筆楚相加。嚴刑拷詰。一聞國家禁止。卽改行易轍。長首長尾。潛踪斂跡。自謂幸逃法網也。篤信天主之人不然。平日欽承真主。嚴守教規。一旦國家不容。被拏到官。一時官府不

能明其衷情。既加多刑。更擬死罪。斯時也。惟有舍身致命。以證真主。光榮真教而已。夫賊盜目無法紀。用刑究其情罪。法固應爾。奉敬天主之人。小心謹慎。恪遵國法。用刑逼令改教。良心何在。倘天主教果係異端。奉之有罪。吾知奉天主教之人。當不俟官府嚴拏。亦如白蓮大乘等邪教。一聞風聲草動。卽畏刑奔逃。何敢竟至公堂。承認其實係天主教乎。蓋官府嚴行拷打。不過取其背教二字。若其所奉之天主教。果非真教。惟一舉口云我非天主教。官府卽霽色和容以釋之矣。乃至死不肯書寫背教二字。其衷情不良苦哉。嗟乎。或殺人。或偷盜。或謀爲不軌。或倡行邪術。種種惡行。實係身犯國法。嚴拏到官。用刑拷打。逼令承認其罪可也。今拘拏天主教之人。至公堂嚴刑拷詰。不逼其認罪。止令其背教。倘不肯教。卽據此定爲罪名。夫不肯教。有何罪名。且卽強加以罪。亦何至與殺人偷盜等罪同科乎。乃援

問天主
教之名
不詳察
其實非
三代直
道公論

例定罪。加以死刑。豈不可怪之極乎。苟有忠信明決之有司。片言折獄。而屈直隨
卽立判矣。今不其然。奈之何哉。○天主教有其名。亦有其實。名與實誠相對矣。蓋
天主教。其名也。而天主教中所當遵之正道。其實也。如有良心端正。具是非公論
者。一聞天主教之名。必因名覈實。中心服之。斷無異論。今中國多人。但聞天主教
之名。不詳察其實理。惡其名並惡其實。豈三代直道之公論乎哉。試觀一人素稱
敦龐。人所敬禮。或一官長。夙著廉正之風。大有甘棠之愛。後聞其習奉天主教。人
人輕慢。贊揚之口。忽變而爲恥笑之談矣。仲尼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假使孔
子之在今日。定然直斥其非。斷不隨聲附和。以沒人善。衆惡之。必察焉。佛教自漢
明帝時。方入中國。假使當唐虞三代之際。卽有佛法竄流中國。吾知二帝三王。必
嚴加誅黜。斷不令其蔓延當時。貽害後世也。蓋仁義道德之教典。則虛無寂滅之

天主卽
古帝王
敬禮之
上主

天主與
詮

教息。誠有勢不兩立者。今奉天主教之人。所敬禮者惟一天主。卽是二帝三王敬禮之上主。有何悖謬乎。乃有一種居心蒙昧。不明正理之官府。拘拏天主教之人。逼令敬拜佛像。背棄天主。間有一二信根未篤之人。阿從其意。卽加釋放。赦其無罪。倘毅然直認是天主教。卽加刑慘。嗚乎。是非不明。公正盡罔。其於二帝三王之直道。不大相悖戾乎。且孔子爲中國萬世師表。旣爲孔子之徒。當遵孔子之訓。孔子設教東魯。昭垂名教。訓誨萬民。敬上主而愛世人。絕異端以崇正學。今官府會讀孔子遺書。身列庠序。名登清華。乃逼令欽崇上主之人。跪拜一切佛神僞像。倘稍具良心。何忍出此耶。○今世尙有一種大昧本原之人。常云予最不喜聞者。天主二字。不知天主二字。非無憑而懸擬之辭。亦非近今始有此稱也。當天地未判之先。天主乃係無始無終。無形無像。自有靈明之全神。此時天地且無。天主原無

名可名。今既有天地。俯仰上下。惟天爲大。指他物而稱上主。恐不合上主尊貴之性。乃切指最大之天。而稱之曰天主者。蓋萬物莫大於天。天統萬物於中。既是天主。則其爲神人萬物之共主。不待言矣。猶之有家者。稱之曰家主。有國者。稱之曰國主。有天下者。稱之曰天下之主等耳。又如

皇上居中馭外。名號不一。或稱天子。或稱朝廷。或稱萬歲當今。名號雖殊。其義理則同也。若然。則同一天主也。或稱造物主。或稱上主。或稱主宰。或稱眞主眞宰。或稱大父共父等。義本相同。並無或異。蓋大道眞傳。重義理不重文辭。天主教知天主。尊高無上。至一無貳。古今多少稱呼。皆與天主不相宜。稱曰天主者。如神人萬物。格物家俱定一恰當之名。豈有尊高無尚。至一無貳之天地眞主。反不恰定一稱呼之名。使人尊敬乎。此天主二字所以稱也。有何不經而招人憎惡乎。○今觀性

據後儒諸臆說較天主真孰真孰僞

佛老大小拂古儒顯背真教

理諸書。惟指太極理氣爲萬物之原。將先王所敬之上主。或認爲太極。或認爲理氣陰陽。皆渾淪講去。並不透切指明。天上有主。實超乎太極理氣陰陽之上也。至論人之形神二者。不過云陰陽之氣。陰陽之德。謂人負陰而抱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且不信身後有賞罰。視身後賞罰爲笑談。更鄙此理係釋教天堂地獄之誕說。非吾儒正道。嗟乎。以此立論。不惟滅上古之真道。敗公正之本良。且滅天主賞罰公義。啓世人以怨尤之心。不平之嘆。更教人縱情恣慾。肆無忌憚矣。所以放蕩不羈之輩。幸此說之快意。喜名教之多乖。惟恪信性理諸書。奉爲至寶。悲夫。又何怪天主教援上古經書。惟上主不常。作善降之不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正論。令人小心翼翼。昭事上主人。反目爲左道惑人乎。○佛老等教。明明大拂古儒。顯背真教。問之曰。此等教大行中國。果有實據否。皆云不知。此一語也。所關匪輕。何也。

異端便
意行善
天主教
克私積
德

克己修
德惟天
主教道
理真全
無以復
加

蓋真假莫分者。惟在此不辨是非之囿。語耳。天主教乃開闢天地時。天主親立之教。其爲真教也。憑據萬千。倘不實心詳察。生前昧此真理。死後將何所執持。以免此真主之義怒乎哉。○人隨行異端。並無難事。蓋異端隨人便。益行善。好生者。不過放一鳥。縱一魚。皆爲慈仁。敬佛者。不過修一廟。齋一僧。俱爲功德。奉敬天主者。不然。必須克盡私欲。積德行善。念念言言行行。默契上主。方合教規。豈一持手一動足。即可告無愧於身心乎。○吾人居世。論本性之良。固欲爲善避惡矣。但作善如登。作惡如崩。其故何也。總緣性根已壞。私欲蒙我性靈。以致人心懦弱。不獲克自振拔耳。雖生而明智。非克己莫能成其德也。且不論富貴貧賤。男女老幼。人身膺世苦。心懷焦思。孰不願淨其私欲之紛擾。逃其世苦之頻遭乎。然而治私欲而不知私欲之由來。避世苦而莫知世苦之何自。是故終身克欲而私欲更熾。

奉守真
教可獲
真福免
真禍

終身避苦。而世苦愈加。今吾子詳聞天主教經書。具論醫治靈病之妙道。扶助善人修德之神工。教人堅忍世苦之良法。件件精切。無少欠缺。子當奉爲修理靈神之寶訓。中心悅之。實力行之。贊揚天主教道理真全。至極而無以復加可也。○天主教道理真實。謂宇內有一天主。宰制天地神人萬物。謂人有自主。分辨善惡邪正。而趨之避之。皆依賴上主默祐。非由己力。必如此。方見吾人死後。定有真正賞罰。吾人生前。定有真教所當奉守。以獲永福而免永禍也。蓋天主真教。有百萬典籍。證明其理。百萬聖賢。詳究其義。故迪人趨善避惡之道。無不恰中人之性情。按神病而施神藥。靈性之痼疾。以瘳。歷世苦而忍世禍。中心之怨。尤以泯。且主祐頻降。意快神安。道味時存。情和性定。今察天下萬教。教法雖有千端。然真主不明。行善多僞。俱非迪人行善避惡之正道實學也。子素惡空談。雅愛真理。一聞天主教真

天主決
不許天
主教流
爲左道

詮始悟從前謬戾無窮。卽時根究。刻不容緩。故洗去前非。以奉眞教而敬眞主。游移之見。變爲堅定之心矣。今而後惟有確守眞教規誡。憂躬行之。或怠。慮欽崇之未純。寧敢復萌他想乎。但人心之良。愛全眞亦愛全善。倘天主教未爲眞全。子素稱明智。能於高天厚地之中。更有眞全之教。超乎天主教之上。請子細陳其教法精美。吾必信從。不容稍存游移之見。有負吾子厚愛之心。是吾之奉天主教。非我自誣。實天主誣我也。○吾子問難天主教之理。良非一日。固已明晰毫釐。不爽錙銖。天主教道理。如精金美玉。吾與子辨論良非一日。子洵知其教誠嚴密。渾全無缺。允係良心所固有。作聖之階梯也。試問子苟有一人焉。以誠慤之心。入教奉主。以肫切之意。虔守規程。假使天主教係左道異端。天主慈愛吾人。最無窮極。何忍此人。喪其心性。陷於異教之非乎。夫驕傲殘妒之輩。貪財好色之流。大干主怒。使

人有本
良不能
不信天
主教爲
異教

之陷於邪教。罰固應爾。然而天主尙加矜憐。多方提醒。令其改過遷善。以歸正道。何忍敬拜眞主。恪守天主教嚴規之人。竟使其昧失秉彝之常性。惑於邪教。以終身耶。天地間斷無是理也。况乎西洋人。輕去本鄉。離別親友。涉險海。歷巉巖。萬苦千辛。逆旅各國。地不論文野。風不論醇漓。隨方就俗。布教化人。倘天主教非眞。天主又何忍使此多許修士。幼而棄家離俗。長而飄蕩寰區。不一加憐憫。不良可悲夫。○天主教道理精微。淵淵其淵。人莫窺其蘊奧。當據本心之良。詳察其至理。方不失是非之公。乃無端而加多許妄證之辭。昧失本良。不亦甚乎。但實理莫掩。誠如浮雲之蔽青天。倏忽之間。光華畢露耳。今試有一廉謹官長。富於財。貴於爵。重夫婦之倫。正妻而外。不納旁妾。且敦尙古儒正學。禁異端。絕淫祀。特立獨行。不隨流俗頹風。倘以世俗之人窺之。必謂此官係天主教。不然。何以如此行爲。嗟乎。人

天主教
人自陷
罪戾不
得借爲
口實

心晦蒙。世道混濁。與世浮沉之輩。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觀其外未深知其內。往往頌聲載道。不置人口。奉天主教之人。遵行真教。敬拜真主。不盜名。不欺世。廉靜寡慾。公正自持。竟羣惡而共嫉之。抑獨何哉。雖然。天主教實係真教。迪人力行真善之實義。不隨流俗之頹風。正因此可見矣。或曰。天主教固係真教。迪人力行真善矣。然而信從天主教之人。蔑視教規。輕慢天主。恣行非理之事者。亦復不少。世人見此等奉天主教之人。行爲不端。深加痛怪。甚於奉他教之人。抑知此人雖背違天主教規誡。誠係此人自陷罪戾。與天主真教有何關係。比如黑霧一點。何能蔽日月之巨光乎。曾見中國之人。雖畏避天主教規誡嚴密。自不敢奉。究之明知天主教道理真實。居官者極願其兵民奉之。居上者極願其家人奉之。何也。蓋彼深明奉敬天主之人。嚴守規誡。小心謹慎。盡己本分。不欺

人明天
主教真
理所行
之事俱
確有真
據

不詐。不忿。不驕。毋行邪淫。毋偷盜。苟得是人以供役使。不惟不敢償敗其事。且安
然無慮。以爲諸事俱資倚任矣。卽有一二奉天主教之人。恣行非理。有玷芳表。亦
係此人奉行不善。自暴自棄。與天主教究竟何損乎。以是知此人當奉教之初。心
懷他願。並非真正奉敬天主之人也。今觀中國無數讀書明理之士。身列儒門。口
頌孔孟遺書。身效孔孟遺行。講道論德。型仁講義。乃志無定向。隨波逐流。拜敬佛
老。跟從異端者亦自不少。世之人竟不直斥佛老之非。譏此人背名教。棄古儒。迷
惑異說。抑何滅是非之公論。悍然而不顧哉。○人有兩句常談。一曰吾人身居斯
世。一曰吾人雖身居斯世。不能永久。必須要死。但孰生我於斯世。孰死我而出離
斯世。竟昧然莫解矣。豈卽家庭內父母生我乎。抑天地間更有大父大母生我乎。
豈生我於斯世。惟爲避此現世之災難。享現世之福樂乎。抑身死之後。尙有無窮

盡之永禍。至悠久之永福乎。且世上止有君親當盡忠孝之誠心乎。抑宇內尤有生我養我救我之大君大父。當報其深恩以合其聖意乎。以上諸大道。概乎不能深悉。苟明乎天主真教之正理。則從前恍惚無憑之見。定然俱有真據矣。如一人泛大海。住舟山島海隅之鄉。其人熟寐。不啻小死。同舟侶人。棄此人而置之海島中。乘風遠颺。而此人方寤。四顧寂然。親島人無一識者。其人現在何爲。將來作何歸着。未可知也。嗚呼。子以前未奉天主教。俯仰天地之廣闊。侶人物而友山川。無帶無根。飄飄蕩蕩。毫無定向。何以異是。今吾既奉天主教。識認天地真主。居世有真修正路。離世有永遠天鄉。子茲幸矣。更喜吾子。心靈性慧。真聰憬然。辨論天主真教之理。根究到底。不留遺義。今而後願與吾子終其身。共欽此維皇上主。無怠無荒而已矣。



